

西安事變從爆發的那天起，就引起方方面面的巨大關注。對事變的探究與回顧，數十年來，一直引發海內外學界不斷的見仁見智。與事變相關的資料、論著，更是層出不窮。究其主因，一是事變更改了中國日後的政局走向；二是兩個大人物之間的恩怨糾葛，一直被無數的老百姓掛在嘴邊。本章選取西安事變這一特殊景點，前後適當延伸，以此探究國民黨政權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政治教育及保防監察。目的既為了加深對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全貌的了解；也力圖從監軍的視角，審視西安事變爆發的多重原因。政治工作是個籠統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隨着時代、國別、政治環境等的不同而改變，但激勵士氣的精神教育，軍中的保防與監察工作，一直是其中的幾項主要內容。本文的政治工作，主要指向對士氣的激勵和軍隊內部的監防。

## 一 東北易幟前後的黨務及張學良早期對中共的態度

國民黨很早即在東北活動，自晚清至張作霖統治時期，「綜計死難同志，共計數百人，被捕繫獄者，彙計總在 3000 人以上，株連之廣，就義之眾，竟達全國各省市蒙難同志人數之頂點。」<sup>1</sup> 儘管奉系與國民黨一

度不共戴天，但在濟南事件時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許多奉系高層主張與南京政府妥協，以免日本坐收漁利。皇姑屯事件後的 7 月 17 日，張學良談論時局：「關於三民主義，在中山先生首倡時，早經表示諒解，現不存在屈服不屈服問題。」這就表示出要與南京政府達成諒解的意向。

在蔣介石、閻錫山的推動下，四大集團軍一致同意用政治手腕解決東北問題，勸張學良擁護國民政府，服從三民主義，因為「捨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sup>1</sup> 11 月 4 日，張致電在南京的胡若愚，囑其將省市黨部及省政府各組織法，收集寄回奉天，以便着手準備。12 月 3 日，張又派朱光沐為視察黨務專員，3 日離奉赴平轉京，視察和學習黨務。12 月 13 日晚，張密電東北各地軍政長官，告以青天白日旗尺寸規格，希即查明製備，屆時懸掛，同時懸掛孫中山遺像。16 日，張電北平陸軍大學東三省籍學員 90 餘人，令剋日加入國民黨，謂三省黨部已在籌備即將成立，所有服務軍政人員均須入黨。29 日，張學良等 6 人聯銜正式發表易幟通電，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東北軍列入國民革命軍序列。<sup>2</sup>

1929 年 1 月 1 日，奉天省黨部開始籌設，東北黨務由祕密變為公開。國民黨在遼吉黑三省成立省黨部，由各省省長兼主任委員，委員由從地下變為半公開的幾個國民黨黨員擔任。這種安排事實上是為應付當時東北特殊的政治環境。<sup>3</sup> 此前被奉系通緝的楊致煥等 5 人，因祕密工作時期有違東北當局意旨，是以不為所容，被調回南京服務，改以原東北軍政大員負責黨務。「至此東北黨務工作頓受重大打擊，革命情緒，日落千丈，並特許文官簡任官以上，武官校官以上，集體入黨，原係東北

1 張友坤等：《張學良年譜》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1 頁。

2 張友坤等：《張學良年譜》上，第 326-327 頁。

3 沈雲龍：《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30 頁。

1 李雲漢：《栗直先生訪問紀錄》，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9 頁。

革命對象，頃刻之間，搖身一變而為本黨之同志矣。」<sup>1</sup>

東北位於邊境，加上張作霖的割據，一般人只知有地方而少國家民族的觀念。為糾正這種偏差，原東北黨務骨幹齊世英鼓勵東北青年到南京就讀中央軍校和中央政校。還在東北行將易幟時，適逢中央軍校第八期招生，學校派人到東北招考，齊世英電告東北黨部鼓勵失學青年投考軍校，結果有 100 多位青年通過初試。黨部希望通過初試的人在南京復試時能全部錄取，齊與蔣介石協商後，把這批學生全部收了下來。第十期招生正是九一八事變以後，第九、十兩次初試錄取的人數都很多，齊請軍政部派專車接他們到南京，就這樣一直辦到十二期。在環境帶動下，張學良把他的弟弟張學思等學生也送到中央軍校，張學思入讀軍校第十期。最盛時，東北籍學生曾佔軍校學生總數的 1/4。<sup>2</sup> 這些學生受南京政府的教育，認識與在東北時不同。鼓勵東北青年就讀中央軍校、政校、警校是東北黨部對東北青年的服務，同時也讓他們產生對南京中央的向心力，加強國家民族的意識，對國家多少也有一些貢獻。

在接納國民黨的同時，張學良對中共一直採取防範取締策略，1929 年 9 月 6 日，張召集在瀋陽的旅長以上軍官舉行治安會議，「討論實行取締共產黨及嚴防其煽惑軍隊，凡屬反動宣傳及共黨的印刷品等項，一律嚴行取締。」<sup>3</sup> 較之蔣的嚴酷清黨，張對中共的處理比較溫和，如 1930 年 5 月中旬，東北逮捕大批共產黨人，經張親自審核，認為一般青年多為盲從，甚至有被脅迫加入者，因此採取寬大政策，除李一民等「首犯」外，其餘被捕青年統予釋放，藉資感化。<sup>4</sup>

中原大戰後，張學良被委任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勢力範圍由東北

擴展到華北。九一八事變時，張頒佈不抵抗命令，幾十萬東北軍幾乎沒放一槍一炮就撤到關內，張被譏為「不抵抗將軍」。1933 年初，受張節制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棄城逃跑，熱河陷落，張再成眾矢之的。3 月 9 日，張被迫辭職前往歐洲考察。日寇隨即由熱河、遼寧進犯長城各口。蔣為部署華北抗日軍事，於 3 月中旬飛抵石家莊，電召軍委會政訓處長劉健羣面商華北政訓及宣傳事宜。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軍委會政訓處組織華北宣傳總隊，派赴華北國民黨軍隊各部，尤其注意對東北軍的政治宣傳工作。

在南京政府意圖逐步加大對東北軍控制的同時，中共對東北軍的兵運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就在張學良轉道歐洲不久的 4 月份，17 歲的張學思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加入了共產黨，並受中共命令，從事東北軍的兵運工作。次年 7 月，張學良保薦張學思進入中央軍校第十期學習。<sup>1</sup> 國民政府是東北軍承認的中央政權，南京對東北軍的政治宣教可以名正言順地派駐進行，側重對日抗戰宣教的華北宣傳總隊的派遣就是南京加大對東北軍影響的重要舉措。

## 二 華北宣傳總隊與東北軍軍風概況

九一八事變後，國內思想界亂到極點，學生運動鬧得厲害，地方行政各自為政，軍隊觀念也不一致。北方軍隊十分複雜，南京政府需要找一批政訓幹部到北方部隊進行政治教化。1932 年 6 月，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改組為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任命劉健羣為處長。創辦政訓研究班是軍委會政訓處比較突出的建樹。該班不僅為國民黨軍隊

1 李雲漢：《栗直先生訪問紀錄》，第 36 頁。

2 沈雲龍：《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第 131-132 頁。

3 《張學良年譜》上，第 397 頁。

4 同上，第 455 頁。

1 《張學良年譜》上，第 647 頁。

的政治工作增加了一批新鮮血液，而且促成其後政訓系統伸入華北及西北各軍，促進了國民黨軍隊政治教育的普及與統一。

政訓研究班奉蔣介石的命令，成立於 1932 年秋，劉健羣兼班主任，以復興社骨幹桂永清、滕傑、肖贊育、康澤等為籌備委員。其創辦初意，除培植政訓幹部外，尚有派赴收復「匪區」，擔任地方幹部之意，故該班有「復興農村，安定社會」等口號。學員由軍委會公開招考，投考資格限國內外大學專科及中央軍校、政校畢業，或高中畢業曾服務黨政工作 5 年以上者。

當時國家在內憂外患交迫中，全國青年苦悶彷徨，研究班以「復興中國革命」相號召，正合青年請纓報國之願。而且正值南京政府法西斯宣傳狂熱階段，加大專畢業生就業甚難，許多青年欲藉此做一晉身之階。研究班預定招生名額為 500 人，而報名的竟達一萬人。1932 年 10 月 10 日開學，原定訓練 4 個月，嗣時局關係，延長時間，至 1933 年 3 月 29 日畢業。蔣介石親臨主持典禮，並訓示《政工人員應有之修養》。<sup>1</sup>所有復興社骨幹都輪流擔任研究班授課或精神講話，後來大部分學員都被吸收為復興社成員。

當日寇進攻長城各口的時候，北方各軍對南京政府都說不上有多少深層關係。如何團結北方官兵一致禦侮，不受日本侵略者的挑撥與分化，成為蔣介石考慮的迫切而重大的問題。有人主張在北方軍隊中成立政治部，劉健羣認為北方各軍對政治工作缺乏了解，疑慮多而信賴少，稍有不慎，如果首遭一部分軍隊拒絕接受，中央威信與軍隊感情都將蒙不可補救的損害。劉主張用最小的名義做最大的工作。蔣接受建議，要劉去北平主持政訓工作。

另外，在復興社內部權力爭鬥中，劉健羣在與賀衷寒的較量中處於下風。為開闢新的地盤，劉「乃於 1933 年春離開南京，組織華北宣傳總隊，一面打算到華北去佈置其政工勢力，一面打拉華北軍閥宋哲元以自重。」<sup>1</sup> 4 月 2 日，劉健羣率領華北宣傳總隊由南京出發，8 日抵達北平。宣傳總隊表面上只是到北方去做宣傳工作，好像並不一定到軍隊裏去似的，實際上相機分發各部隊工作。總隊下分 12 大隊，每大隊分 4 中隊。大隊部配合軍部，中隊部配合師部。隊員是軍校政訓班學生，他們不單學歷較高，而且比較有思想有抱負。劉自任總隊長，其餘的大隊長都是軍校有政治素養的先期同學。為了與東北軍設法聯繫，還曾經在黨部東北籍同志中，借用兩位大隊長。

宣傳總隊到達北平經過短期講習並商得各部隊同意後，即按每軍 1 大隊，配屬東北軍、西北軍及部分中央軍工作。總隊聘請熟悉東北軍、西北軍情況者，講述各軍來源、傳統、組織、人事及部隊將領的性格等，並講解華北各地特殊的人情風俗，以便工作人員儘快適應新的業務。從此，沿長城戰線，東起張家口，西到榆關，均有宣傳隊員的行動蹤跡。宣傳隊主要任務，原為鼓勵士氣，振奮民心，消除東北軍西北軍對南京政府的隔閡，啟發引導官兵信仰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此外，宣傳隊還負責發動地方民眾，配合抗戰軍事，並將部隊實況和作戰經過隨時呈報上級參考。

在日軍的惡意宣傳下，當時東北軍官兵視宣傳人員為蔣介石派入的特工人員，基本採取表面客氣接納，實際排斥的對策。劉健羣特別謹慎。比如有兩個軍根本不接受政訓人員，劉透過東北黨的關係，徵求和帶兵主官有交誼不致碰壁的同志前往工作。

1 蔣介石：《政工人員應有之修養》，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1，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1984 年版，第 100 頁。

1 康澤等：《中華復興社的內幕》（1961 年 10 月），文聞：《我所知道的復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 頁。

東北軍帶有明顯的江湖習氣，私人屬性深厚，軍風紀比較渙散，財務混亂，賭博成風，部隊暮氣沉沉。萬福麟為第五十三軍軍長，在北平西單商場一帶買了一條街，劉健羣因此對萬多所批評，一位東北朋友聽後很慎重地對劉說：「你千萬不要隨便批評萬福麟，他在我們軍中有聖人之稱……萬為人正派，一輩子沒有睡過部下的老婆。」劉聽後感慨得不知如何說。<sup>1</sup>

黃通是宣傳總隊中隊長，被派到駐紮在河北灤縣的第一一五師。<sup>2</sup>黃報到前與部隊將領沒有聯繫，也不知道任何情況。黃等 10 餘人一直苦等 7 個小時，才在副官帶領下見到師長。剛一落座，姚東藩師長先警告宣傳隊員：「人家說您這會兒來，是調查咱們來的，咱可不信那一套！」黃趕忙說，宣傳對像是民眾，以後的工作隨時要聽師長吩咐。住定以後，黃通每天必去師長室請安，師長室中有一套抽大煙用的全套煙具。姚師長很寂寞，有時一個人吃飯吃不下去，叫馬弁，馬弁答應有，他就喝一聲「跪下」，就很順利地吃下飯了。等把飯吃完，罵一聲「去你媽的」，馬弁再站起來收拾好餐具走開。一天下午陣雨過後，師長馬弁請黃通過去，黃見姚師長哈哈大笑，問他為何發笑？姚直說打了一個營長的屁股，又說氣候不好怪悶的，打個營長開開心。一一五師凡是見過師長的都有很重的榮譽感，最受寵愛的第 644 團劉團長，一進來姚就問：「媽那巴子你這團長是哪裏來的？」團長立刻答說：「師長給的，師長給的！」捱罷了師長一頓臭罵出門來，走在路上輕飄飄的，頭抬得高高的，逢人便先說：「師長房裏來！」姚師長愛找部下打牌，可是部下

和他打牌，能輸不能贏，否則部下要倒大霉。姚抽大煙以後，每次和黃通見面的話題，就是想見蔣委員長和遊江南。他也想了解政治教育是什麼一回事。姚師長教訓部屬，常說：「咱們現在是中央軍，每周要做紀念周！」他要黃教他主持紀念周，恭讀總理遺囑。<sup>1</sup>

總結黃通的回憶文字，對東北軍瞬間就能有一個整體形象：來自中央的政治工作儘管遇到抵制，但對東北軍官長還是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姚經常想拜見蔣介石，說明蔣的領袖地位即使在東北軍中也已經得到認可。總理紀念周的推行，遺囑的誦讀，使得東北軍感覺到自己與中央軍隔得並不遙遠。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從總體來看，東北軍軍風氣十分墮落與萎靡。可能因軍中缺少正當娛樂，姚師長動輒以變態似的打部下屁股，罵部下的老娘，抽大煙，打牌賭博等找樂子。部隊在做紀念周之前，沒有什麼國家意識，官兵認為自己的好歹都是師長給的，並有很深的南北地域觀念。讀罷劉健羣、黃通對東北軍官兵面貌的寫實，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 1935 年底，紅軍僅僅以幾個連的兵力就能全殲東北軍一個師？為什麼少數紅軍能夠俘虜遠比自己人數多得多的東北軍？同樣是一一五師的番號，在東北軍的這一編制被轉給紅一方面軍後，迅速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展示了完全不同於東北軍一一五師的風範。從這裏也能看到，來自南京中央的軍隊政工人員，對改造地方習性很強的雜牌軍隊，並沒有多少有效的辦法。

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依原議，戰事停止後，南京中央的宣傳隊即應自各軍撤退。幾經交涉，得各軍將領同意，宣傳隊於 8 月 1 日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治訓練處。原總隊長改任處長，各宣傳大隊改組為配屬各軍的政治訓練處，以原任各大隊長改任各軍處長；各中隊改組為各師政訓處，以原任各中隊長改任師主任訓

1 劉健羣：《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32-233 頁。

2 師長姚東藩，保定軍官學校六期畢業後，在日本士官學校深造，是張作霖向士官學校留學生中挑選的 12 人之一，與何柱國的來歷一樣。姚常對黃通說：「咱們是大帥挑選來的，何柱國，什麼東西，他當團長，咱還不是團長，他當旅長，咱還不是旅長。這會兒他媽的當上了軍長，咱却是一個師長！只有兩團人，還是個旅長咧！他媽的！」姚也屢次問黃：「南京是在江南吧？江南人對咱們這個腦袋瓜子，不會是殺鞭子嗎？」

1 陸寶千：《黃通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年版，第 139-148 頁。